

# 从“日落之地”到华夏东方

黄培昭

## 旅人心语

伊本·白图泰的游记里，中国物产丰饶，瓜果香甜，谷物品种优良，甚至市场上的母鸡肥美得“需分两锅炖煮”，这有些夸张的描述，流露出异国旅行者对东方物阜民丰的感叹。他笔下的中国屋舍俨然，沿河两岸皆是花园村落，与丹吉尔老城的曲折街巷遥相呼应，共同编织着两个古老文明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。

伊本·白图泰的游历不仅是一部壮丽的旅行史诗，更是一座连接中阿文明的桥梁。在伊本·白图泰前的阿拉伯世界，人们对中国的印象大多来自传闻，而伊本·白图泰的记述则成为珍贵的一手资料。他的游记固然赋予了中国一定的神秘与理想化色彩，却也以旅行者的亲历之笔，描摹出一幅有温度、有细节的中华图景。

在位于丹吉尔的伊本·白图泰纪念馆里，笔者看到，一张泛黄的世界地图标注着他行走的路线——从摩洛哥到麦加，从撒马尔罕到德里，从泉州到北京……总长约11.7万公里的旅程，串起中世纪的经纬。

纪念馆里，泛黄的《伊本·白图泰游记》手抄本静静陈列在展柜中，14世纪的阿拉伯文记载与泉州清净寺的碑刻、杭州大运河的橹声隔空共鸣。这种对话，从未因时间的流逝而中断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，产生了更加明亮的回响。今天，在摩洛哥的三所孔子学院里，孩子们用汉语唱着《茉莉花》；丹吉尔小学的孩童学会用“你好”向中国游客打招呼。这些温暖的瞬间跨越时空，将中摩两国人民的血脉紧紧相连。

海风掠过丹吉尔港，将这段延续数百年的佳话送入苍穹，播向四海。中国承建的“丹吉尔科技园”的霓虹与老城油灯的暖光交相辉映，丝绸之路从来不是简单的道路，而是心灵之间永恒的纽带。伊本·白图泰与中国的故事，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中，成为中摩、中阿友谊永恒的见证。

从泉州出发，伊本·白图泰一路游历广州、杭州与元大都（今北京）。在广州，他目睹高耸的城墙、整洁的街道、繁忙的码头，琳琅满目的瓷器、丝绸与香料让他深刻感受到经济的繁荣。在杭州，他见到运河内画舫如梭，彩色风帆与绸伞相映生辉，游船相遇时人们以互

下图：丹吉尔港口。（影像中国）



# 遥望乞力马扎罗山

戎章榕

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位于肯尼亚与坦桑尼亚的交界地带，羚羊、长颈鹿、斑马、大象等野生动物悠然徜徉其中，说一句“神奇动物在这里”绝不为过。

我们去安博塞利本为观赏动物，意料之外，邂逅了一位特别“主角”——乞力马扎罗山。这座休眠火山虽位于坦桑尼亚境内，却因临近肯尼亚边境，成为安博塞利永恒且壮观的自然背景，安博塞利亦是观赏这座非洲最高峰的绝佳地点。

广袤的东非大草原上，海拔近6000米的乞力马扎罗山如神祇般拔地而起，高耸入云，气势磅礴。山顶终年覆盖着厚厚的白雪，形成了“赤道雪峰”的奇观。海明威曾创作小说《乞力马扎罗山的雪》，在作家笔下，乞力马扎罗雪山高大雄伟，令人炫目地矗立在阳光下。

同行的人告诉我，乞力马扎罗山顶覆盖的积雪消融后渗入地下，在安博塞利地势较低的地方渗出，逐渐形成大小不等的湖泊和沼泽。这些湿地适宜大象生活，是它们的水吧和乐园。乞力马扎罗山的能量远不止于此，它如同一个巨大的生命孵化器，为数百万居民和野生动物提供水源，源源不断地为这片土地输送着生机与活力。

“登山则情满于山。”多少游人看到乞力马扎罗山都不禁跃跃欲试，渴望攀爬，甚至登顶！我上了年纪，虽有心，却无力挑战乞力马扎罗山，驻足遥望便感幸运——在仰望中懂得谦卑，在对视中



本版责编：王佳可 庄雪雅 陈照芮  
电子信箱：rmbgfk@peopledaily.cn  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
# 文献相伴 好古乐今

——访德国古典学家何莫邪

徐馨

典》如同一张语义地图，帮助人们“看懂”语言背后的逻辑结构。此外，《汉学文典》还包含2000个句法分析、500个辞格的修辞文法分析，以及大量中国古典文献资料。

“我做这个事不新鲜——我是莱布尼茨（德国哲学家）的学徒，是用逻辑学分析文化的哲学家。”小何笑呵呵地说，文献研究不能只从语言本身下手，“逻辑分析、修辞分析、哲学范畴分析、文学批评——东方的、西方的——都要研究，共同帮助我品读文献”。这是小何另一位学术领路人、最初将《红楼梦》和《楚辞》翻译成英语的汉学家大卫·霍克斯对他的影响：要跨学科做研究。

“文化研究需要全球性视野。”小何说，“我们收录了世界上最早的、对古汉语的翻译，那是17世纪的拉丁文。当代英文、俄文、法文、德文、日文的翻译也有不少，比如我们有139种语言的《论语》译本。相比之下，现代汉语译文反而不多。你的采访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邀请更多中国人参与编写《汉学文典》，将古汉语‘译’成现代汉语。”

《汉学文典》的编撰初衷如是，小何最初深入研究古代汉语的目的亦如是：借他者视角反观西方文明。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和思维工具，其结构和用法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行为——在小何看来，世界上只有古代汉语不带有印欧语系特点，没受到古希腊文明影响，能帮助他发展出看待这个世界的不同视角，让他面对不同文明时游刃有余，兼容并包。

## 以文臻道，以文会友

“我的长处是热爱文献。一打开文献，我就啾啾啾地快乐。”说到这里，小何格外开心。爬梳古典文献，是他的本职工作。通过训诂与古人神交，探索人生真谛，不仅是“古典学”本义和小何学术成就的基础，也影响了他的的人生观。

“我所有研究的出发点都是人生哲学，和人生哲学无关的学问，和俺小何也无关。”在他看来，《论语》就有一种人生哲学的潇洒风度，“孔子有一种精神上的‘敏’，活泼泼的，同时有深度，《论语》读多少遍都觉得丰富。”何天赐，小何之子，儿时跟着父亲学拉丁文，而今在丹麦一所中学教《论语》，也

时鲁汶大学、德国洪堡大学、美国哈佛大学、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、英国牛津大学、日本京都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的数百位学者，众人共同为《汉学文典》的赓续与完善义务接力，这一平台也向全球所有对汉语言文化感兴趣的人免费开放。

与我们熟悉的辞典、字典不同，《汉学文典》以逻辑学、范畴学、哲学为架构，不依部首或拼音排序。比如，在这部大型线上资料库中，“怀古”一词在范畴上属于“想念”，“想念”属于“感情”，“感情”属于“反应”，“反应”属于“动作”，“动作”属于“事件”，“事件”则属于“对象”。《汉学文



何莫邪，何许人也？一位逻辑学家、哲学家，一位深入学习古代汉语的语文学家，一位自称“小何”，也喜欢别人叫他“小何”的白胡子学者。

2024年11月，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。何莫邪是参会嘉宾之一，发言题目是《古汉语语义的层次分析方法论》。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，何莫邪已访问中国数十次。学者吕叔湘、蒋绍愚、黄德宽，妇孺皆知的漫画家贺友直、廖冰兄，乃至昔日沪上文庙卖小人书的摊主，都是他的朋友。“我的研究是田野调查式的，多蘸‘乡土墨水’很重要，我要主动和中国人打成一片。”小何说。“你未必对人类学有兴趣，但作为语言学家，你已经在做人人类学研究了。”昔日导师、牛津大学人类学家爱德华·埃文斯-普里查德对小何说的这句话，影响了他一生。对小何来说，中国就是他的“田野”。

## 邀请更多中国人参与《汉学文典》

小何是德国人，名克里斯托弗，姓哈博斯梅尔，退休前是挪威奥斯陆大学教授，如今定居丹麦。出于学术交流需要，在印欧语系近10种语言中辗转切换是他的日常。在他的家中，中文是最醒目的存在：从走廊到会客室、书房、资料库，从墙壁、窗户到书柜侧身，中国书画、中国友人的往来信札随处可见。他喜欢坐在摆着各种印章的老木桌前，在笺纸上用毛笔誊写学人知见或自撰打油诗，乐哉悠哉。

小何更广大的汉语世界在线上。上世纪80年代末，他开始建立古代汉语和文献电子资料库，而后在30多年时间里将其发展为大型开放式线上平台《汉学文典》，并与古希腊语、拉丁语等翻译互鉴。近40年来，从我国古文字学家裘锡圭、语言学家郭锡良、古汉语专家蒋绍愚，到比利



▲中文版《丰子恺》，何莫邪著，张斌译。  
▶德国古典学家何莫邪。  
以上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

“千年瓷都”景德镇，一直是许多中外陶瓷爱好者心中神往的地方。这天一早，我在瓷友的陪伴下，来到江西景德镇昌江畔。

昌江养育了景德镇的千家万户，也曾是古代商路上的重要通道。清晨的江面波光粼粼，微风吹过，泛起细碎金光。我站在岸边，凝视水底沉积的不同时代的瓷片，仿佛听见它们在诉说瓷都的前世今生。

当年的千舟万帆从这里出发，满载如玉似金的瓷器，经鄱阳湖入长江，漂洋过海，走向世界。各国的特产、釉料、颜料、瓷土，也经这里走进景德镇的千窑万铺。昌江虽浅，却连通五洲四海。

沉思间，几位身背画架、手持相机的外国朋友迎面走来，在江畔选好角度写生。待他们在几株松树树下安顿后，我用汉语和他们交谈起来。加拿大画家雷菲力向我解释选择昌江而非窑场和博物馆写生的原因，在他们看

# 昌江水，万国瓷

叶子林

来，这条河不仅哺育了景德镇，也流淌着千百年当地陶瓷匠人代代相承的技艺传统与工匠智慧。

“我也是个陶瓷爱好者，想把昌江的故事画进画里，烧进瓷中，让它的美丽漂到大洋彼岸。”雷菲力告诉我，他已是景德镇的老“瓷人”：30多年前，他初来瓷都，便被深深吸引，随后迁居于此。如今，他与几位国际友人尝试在创作中融合西方水彩、中国水墨与青花瓷板画。瓷都景德镇，因文化多元而迷人，因开放包容而留人。

告别这些写生的朋友，我前往景德镇陶瓷大学。在这里，国际陶艺工作室驻场艺术家项目展览正在举行。展厅中的陶艺作品由20多个国家的艺术家创作，琳琅满目，风格各异。我们停在一件裂纹釉作品前。它

的器型类似中国古代的酒器觴，如玉般玲珑剔透，布满纵横交错的裂纹。工作人员介绍道，这是日本艺术家宫崎郁美在景德镇创作的作品。宫崎郁美钟爱中国宋代陶瓷，深受宋代陶瓷器型与纹饰启发。她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作品，使当代美学与经典韵味相结合，不偏不倚，自成一格。

在景德镇陶瓷大学，我邂逅了来自德国柏林的加布里埃。她是柏林一所大学的陶艺老师，见到我们爽快地打开了话匣子。“我有位从事陶艺的中国朋友，他总跟我说，陶瓷艺术的‘根’在景德镇，应该来这里看看。”她向我展示手机中的作品，“驻场3个月里，我创作了30件作品，更大的收获是这段经历点燃了我的创作热情。回柏林后，我会把这里的故事分享给我的学生和同事们。我还会回来，继续在这里寻找陶艺之根。”

走出校园，望向街道两侧鳞次栉比的瓷器店、工作室与熙攘人群，耳边传来瓷友的介绍。如今景德镇的“洋景漂”已有数千人，他们的定居创业，有的如候鸟一般往返国内外，也有

